

【中国历代奸相丛书】

张建国 主编

严嵩

上

贾玮◎著

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

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

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

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注注模

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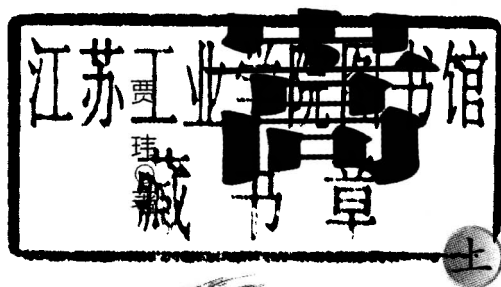
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【中国历代奸相丛书】

张建国 主编

严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严嵩/贾玮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1999.1(2009.1重印)

(历代奸相丛书/张建国主编)

ISBN 978-7-80094-601-1

I. 严… II. 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19265号

书 名	严 嵩
作 者	贾 玮
责任编辑	钟 艺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
邮 编	100009
印 刷	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198 千字
版 次	2009 年第3版第1次印刷
定 价	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主 编 简 语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往往模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《历代奸相》丛书，完全在历史定论框架内，重在塑造人物，写出有血有肉的形象，并不只是一具躯壳。凡人皆是多侧面的，看到了他们产生和存在的“合理性”，对人生现象将会有深深的感悟。不是简单的“正己”与“辨人”可以结论的。

这正是此书的深层意味所在。

内 容 简 介

严嵩二十五岁进士及第，便开始了仕途探索，经过多年苦心钻营，步步升迁，终于获得内阁首辅之位。他阿谀奉迎，一意媚上，深得世宗宠信，至使在位主政二十年整。他为了壮大势力，买官鬻爵，暗结私党；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，陷害同乡夏言，冤杀杨继盛，阴谋沈链……最后终成令世人切齿的一大奸相。

围绕着严嵩，书中还涉及了严世蕃、赵文华，以及徐阶、曾铣等人物，并由此展开情节，将仕途阴暗，宦海沉浮揭露得淋漓尽致。

本书着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，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思想脉络，将严嵩这个由文弱书生到一国宰相的演化过程写得合情合理，令人读后能从历史的真实感中领悟出一种新意！

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异常躁热的夏天，即使在京郊野外仍无凉爽之气。远山的苍翠和土丘上杂生的树木只能使人更加沉闷，如此辽阔的野外竟没有鸟叫，没有风声。严嵩坐在一辆蓝篷马车里，车帘全部掀开，他将头探了出来，望望天仍然是浑浊的一片，象是永远含着水，又总是犹豫不下的样子。他捏起衣胸抖了抖，头又缩回了车里，才看见绣着鹭鹭和鸂鶒的补服，已被弄脏了。他习惯性地用手掸了一下，嘴角便掠过一丝嘲笑，是嘲笑官服的等级，还是嘲笑自己的位卑职小，连他自己也不得而知。他半躺半坐在车中，合上眼，快快地想，官是该有等级的，而人呢？他的嘴角又一次露出嘲笑，这是因为他想起了半月前的一幕。他曾经企图将它忘掉，但越是努力，越能证明这是一种徒劳。



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，严嵩刚刚坐进红漆的浴盆，忽然听见学馆外面高声传旨，他湿身穿上衣服跑了出去，所



有的庶吉士已经聚齐，正随太监而行。他紧跟在后面，来到奉天门外的時候，才发现这里聚集了京城的全部官员。司礼监刘瑾端坐在一顶紫罗伞下，阴冷地瞧着众人。严嵩这才醒悟，因为有人在朝中传递匿名帖，揭发刘瑾的不法之事，众位文武官员被下旨查问。

严嵩看着三百余人跪在烈日下，一身的躁热骤然冷却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所有文武官员的补服都变成一种相同的意义，年轻的九品与白发的一品同样在胆怯、恐惧和炎日下尴尬地汗流满面。寂静的午后，除了蝉鸣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在那一刻严嵩虽然跪在了七品的位置，却没有感觉出与头排阁老有所不同，他们同样被曝晒，同样被辱骂，而无人敢言。

刘瑾终于因为发困而转身退去，几个太监仍在那里看守着文武百官，继续等待着写帖人的坦白。檀香木的紫漆桌上摆了满满一盘西瓜，太监们横啃竖咬地吃了几口便丢弃了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人们的脸上油渍渍地冒着汗。一个太监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嘲弄，他机灵地回身望了一眼，大概是考虑到刘瑾一时不会回来，便将剩下的西瓜抛向人群，令严嵩感到耻辱的是竟然有人抢食。他闭上了眼睛。

严嵩随着三百余名文武官员被驱入狱中，他丝毫没有畏惧，烈日下的一个时辰足够使他锻炼出一种麻木。其实，他也真不知该怕什么。但是，自他从狱中出来之后，却感到异



常的胸闷，所有得了暑症的大臣都请了医生，也很快治愈了，唯独他病情逐渐加重，却不想就医。他躺在凉床上，望着窗外的月，蟾宫便迷离在眼前出现，他想起蟾宫折桂这个词，心里不禁一阵凄凉。三年前，自己举进士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过这个词，而三年的庶吉士，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谨遵圣命，日夜在庶常馆中苦读，三年中他常常就这样伴着月亮西移，沉没。

胸闷腹胀使严嵩不能久躺，他起床来到院中，已是五更，东方微明，这是一天中算作凉爽的时候，他感到了清新，一种内在的清新，他认为自己想透彻了。

对于三年庶吉士已过刚授编修不足七天就告病返乡的严嵩，没人理解，翰林院的阁老摸着白须，暗示这一把年令尚未厌倦仕途，何况年仅二十八岁的甲科进士，实在是一种惋惜。平日寡言的严嵩，面对种种原因的挽留，毅然放弃了无量的前途，踏上了回乡的路。

江西分宜依山傍水，南有袁江，北有钤山，风景宜人。严嵩站在船头，眼中流露出一丝久违的喜悦，此时，这个窄肩细腰的高个男子脱掉了官服，摘下了乌纱，又重新焕发出英俊书生之气。

几日的行程，已消了暑气，再加上山水之乡独特的气候，严嵩感到了凉爽带来的惬意，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，心中暗暗高兴自己的这个选择。





铃山越来越近，船在山脚下行驶，山崖石畔中参差生出的枝叶，仿佛伸手可得。严嵩仰头望着山顶，一片墨黛直入云端，尽管高不可触，他却陡生亲切。他相信缘，与铃山的缘。

船行靠岸，家门就在眼前，严嵩却踟躇起来。他恐惧父亲那张阴沉的脸。

当严嵩跪在父亲膝前时，严员外正在喝茶，他看着严嵩布衣而归，因为过分吃惊，而加快了喝茶的节奏，严嵩听见咕噜一声，接着便半晌没了声息。

严嵩再次向父亲道：“父亲，儿不孝，入仕三年，因病不得不返乡了，请父亲宽恕。”

严员外低声问道：“你生病了吗？”

严嵩谨慎地回答，他知道这是父亲最气愤的表现。他想，即使父亲让他跪上三天，权当尽孝，也强于奉天门外那一个时辰的曝晒。

接着，他又听见父亲道：“既然真的有病，就请医生调治吧。”说完，没好气的看了他两眼，便回里屋了。

严嵩自幼至今，从未看见过父亲的笑容，即使他进士及第，全县文人墨客聚集满院的时候，他只是以酒代笑，一切喜悦都随着佳酿流到了心里。在严嵩的印象里，父亲除了一脸愁容满腹心事，就是阴沉着脸，这时往往要把他叫到身边，考问他的功课。他知道父亲不是一个深谙学问的人，几



次不第，使他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身上。好在严嵩天性颖悟，喜欢读书，使严员外唯一担心的是，儿子少言寡语，性情文弱，书生气过之，而丈夫气不足，恐怕难以成就大业。

对于严嵩的归乡，严员外在短暂的瞬间就做了几种猜想，勒令致仕这样的弥天大谎，严嵩不敢，真的有病而归，倒也不象，那么为何放弃大好的前途，只剩下最后一个结论，就是朝中不顺，料定这个书呆子经不住真刀真枪的仕途险路。他不想说破，只想耐住性子，逼迫严嵩尽快回朝。

严员外请了分宜最有名的医生，只言肝火过旺，没有大碍。医生证实了他的判断，他目光犀利地直逼严嵩，企图从他的眼神里得到一个结果，严嵩的心一阵惊悸。父亲盼他做官心情迫切，父子之间此事是难以沟通的，他又陷入了一种烦躁。

严员外愤怒的表现是眼中的冰冷和沉默，他以从未有过的温言对严嵩道：“惟中（严嵩字惟中），你返家多日，请了县里最好的医生，想你的病也该好了。”

严嵩并没有因为意外的舐犊之情而感动，反而更加胆怯，他知道这温言意味着更大的压力。他低头回答道：“父亲，儿的病并非一时能好，也不在用药多少，只须自己精心调治。”

严员外勉强按捺住不快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得的是心



病了，依你之见，还需几日能好？”

严嵩自知无法再隐瞒父亲，索性道：“父亲，儿的病确实在心里，此次返乡，暂时不打算回朝，只想隐居钤山读书。”他说完，感到一阵轻松。

严员外沉默半晌，方道：“为何如此？”

严嵩道：“儿想做谢东山。”

严员外从鼻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你在朝中偶遇不顺，便缩回头，如此畏首畏尾，何以成为谢东山！”

严嵩不想深谈朝政，即使讲与父亲，也不会理解他的想法。此时，他唯一希望的是父亲能够发泄出来，他将会更加轻松。但是，严员外没有这样做。严嵩只感到父亲的目光更加冰冷。当他决定离开家门，搬进钤山时，他听见后面一声脆响，是一只茶杯摔向墙壁的声音，破碎之声透着绝望。

钤山就象是天降瑶池，超凡脱俗之处就在于山高无险，兽多不凶。树木花草相间而生，参差交错，多而不繁，密而不杂。各种飞禽高飞低旋，打破山中宁静。严嵩少年时读书的钤山堂就座落在此。

严嵩站在堂前，仰头可以看见山顶在云中若隐若现，低首可以望见江水浩渺无垠。他高声喊了几声，山谷间立刻回荡起来，心中的郁闷仿佛化成了雾，化成了云，飘远了，飞散了。

严嵩有一手好书法，当年被选为庶吉士正是因为这个原



因，而且颇通经书，因为明朝科举所重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如今他尚感腹中空乏的就属文学了。他的案头堆满了唐宋诸家诗词，这些传诵不衰的名作会很快填补他的空白。

严嵩要在钤山这充满灵秀的氤氲中再塑文学功底。山水宜人，诗书更引人，他想，如果不是因为科举，少年时代在枯燥的八股文中耗费了大好时光，今日或许已成了又一个李白了。有时在兴奋中，也常常想，或许自己天生只能做一介书生，而与仕途无缘。

严嵩在钤山堂产生这个想法时，何曾想过三十年后的仕途显贵？如果不是后来的两件事情，对他有所触动，他或许仍在诗人的清高中生活，而疏乎了生活本身的冷酷。

严员外的病重，再加上亲事的告吹，使严嵩一颗平静的心再起涟漪。东山再起，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，或者说是怯懦于朝廷，怯懦于父亲的一个托辞，而在此事之后，他的这种意识却渐渐明朗起来。

人在心情舒畅的时候，时光总是飞快地流逝。三年已过，严嵩在轻松的读书生活中几乎忘记了父亲的愤怒，但严员外的心头之病却愈来愈重。

严员外的脸色更加阴沉，双目充满绝望，儿大不由爷，他深知儿子的倔强，劝说和怒骂无济于事，他眼看着严家这根独苗还没长成大树就萎缩了。

严嵩在病床前长跪，端汤喂药，但父子间却没有交流的





语言，他看着日益消瘦的父亲，心想：仕途真的如此重要？

严员外预感到归期将至，便叫过严嵩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为父不想再勉强于你，只是严家香火不能断呢！你择日下了聘礼，把刘家女娶过来，我死后总算对祖宗有个交待。”

刘家女年方二八，正值芳龄。十年前，严嵩举进士，登门说亲之人络绎不绝，婚姻大事自然由父亲做主，严员外之所以应了刘家亲事，全是因为媒人说刘女有帮夫运。可那时刘女只有六岁，后来又托媒人传话，说是若严家着急可先娶正房，只要刘女能进严家之门，做第几房无碍。严员外没有轻易这么做，他不想让一个有帮夫运的儿媳去做偏房。

民间有冲喜的说法，严嵩虽不深信，倒也抱了一丝幻想。他请媒人下了聘礼，又命家人收拾庭院，只待新人过门。

年过而立的严嵩尚未涉足婚姻，如今吉日将至，脸上有一种无法掩饰的喜悦。严员外下了病榻，指点着家里人跑东跑西，他要尽最后的心意，一半为了祖宗，一半为了“逆子”。

严嵩急迫等待着洞房花烛，任何人也没有料到，刘家竟托了媒人，把聘礼一并奉还。严嵩惊愕地站在那里，严员外却从媒人尴尬的脸上找到了答案。

冲喜骤变成报丧，严员外的双目微睁，不象愤怒，倒象若有所思。严嵩轻轻将它合上，重重地叩了三个头，便入棺



了。

严嵩少年丧母，父亲一门心思望子成龙，竟没有再娶，他守在父亲的灵柩旁，屋里院外同样死一般沉寂。后来，当他听说刘家女嫁了朝中高官，嘴角掠过一丝笑，这笑就象一枚青果滴下的水。这时，他把父亲的死与自己的归乡联系在一起，两行热泪便落了下来。

三年守孝已过，严嵩娶了本县一家贫民之女欧阳氏，这位体态丰满，性情温顺的夫人，新婚刚过，便随夫上了钤山，在清寂的钤山堂，伴夫读书。

此时，严嵩读书已不是那么专心了。父亲的死，刘家的背弃婚约，在他的心上落下了个创疤，这个创疤常常在隐隐作痛，再加上婚后几年中，一男两女的降世，生活日益清苦，唯有读书高的雅致便在点点滴滴中消逝。严嵩不再是那个让十里八村仰慕的才子了，而是一个落魄的书生，一个无能的男人。

严嵩想到了父亲，想起了那张阴沉愤怒的脸，那充满绝望的双眼，他想或许父亲是对的。他终于在人们的冷落中想到了这一点。

如果一个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，却无的放矢，不能算作遗憾，只能说是无能。横空出世的欲望占据了严嵩的思维，他站在钤山之顶的时候，便失却了云里雾里那种缥缈的诗情，看到的是远处几个极小的山头，和隐约若现的江水缓缓





远去。他想到了诗圣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诗句，虽然脚下不是泰山，但他相信自己已经有了如泰山一般的底蕴。他铿锵地吟道：“定数难移岂信然，但修人事可回天。”

严嵩在窥测着一个契机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严嵩结识了颇有才学却心性高傲的举子夏言。这位由江西贵溪赶往京城赶考的书生路过钤山，便想起了早自己四科却年龄相仿的进士严嵩，兴致使然，登山而访。他何曾想过，就是眼前这位谦逊有余而魄力不足的文弱书生后来竟成为他的对手，严嵩更没料到盛气凌人、心高气傲的夏言，今后将成为他的阶梯。

四年之后，明武宗因为贪色致癆而崩，这位年青的皇帝没有留下皇嗣，临死前下诏，由兴献王，他的皇叔之子朱厚熜继了帝位，后人称世宗，年号嘉靖。

嘉靖元年春天，严嵩携眷下山登舟，告别居住十余年的钤山堂，告别含恨九泉的父亲，踏上了进京的路。

先帝驾崩，新帝嗣位，正是朝廷用人之际，严嵩认为这次回朝是一个英明的决策。他站立船头，眼睛迷离地望着北方，想着豪华壮观富丽辉煌的金銮之上，端坐的将是一位什么样的天子。



第二章

自世宗继位，明朝的江山虽然还是朱姓，却引起了一场礼议风波。朱厚熜之父兴献王是否可以封号皇考，朝中议论纷纷，这是一场唇枪舌战，也是一种明争暗斗。最后自然是支持皇帝的朝臣为多数，至嘉靖三年，终于确立兴献王尊号为“皇考恭穆献皇帝”，称孝宗（武宗父）敬皇帝为皇伯考。一场礼议风波渐渐平息，尽管还有反对者，但在帝王统治下也只能指鹿为马了。

严嵩此时复官未免有些不识时机，他坐待观望，一等就是几年，请求复职的奏书一次次地递与吏部，又一次次石沉大海。宦海沉浮，今朝显贵，明朝或许就下了大狱，来来去去的官员一批又一批，多是陌生的面孔，谁又会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的谦谦君子呢？

严嵩渴望以学问取胜，但是真正走入官场，几乎无人过问他诗词，研究他的书法。他就象妇人头上一件不合时宜的



首饰，被人弃了，过路人竟视而不见。他在全朝上下文武近千人的朝臣中，无所事事地游荡了几年，仍未找到一丝诀窍。

有时严嵩也偶生退志，但他想起钤山十几年的时光，便颇不甘心。他相信自己有一股韧劲。

起初，他恨自己书读得太多了，多到不通事世，不谙人情。他常对着铜镜中瘦弱无力的自己想：难道钤山十年只造就了如此一介书生？但是，最后他还是从历代这些才高八斗的文人身上得到了启示。

严嵩终于发现清高是文人的共同弱点，更是仕途大忌。他决心除掉这块绊脚石。

明世宗在位几年，却无皇嗣，便大设醮坛，一时间，道教颇盛。

主坛的大法师邵元节自称受了异人指点，会呼风唤雨。世宗便命他祷雪，事出偶然，果真空中彤云密布，瑞雪纷飞。世宗岂不称赏，敕封致一真人，并在都城建真人府，耗资巨万，府中的豪华虽不如皇宫，却也敢与王公贵族相比。

一开始，醮坛设在郊外，但世宗感觉如此不够虔诚，而且行礼又不方便，便又计议在宫中设醮。这自然引起众多大臣的反对，反对归反对，只能是一场议论而已，宫中的醮坛设得更是庄丽肃穆，每日上朝，文武百官都要随皇上在坛前行礼，弄得大臣们啼笑皆非。